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三至
六

詳校官檢討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臣吳典

謄錄監生臣王人作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三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六月丙辰朔荆湖北路轉運使孫頴等言乞
於辰州會溪城量益戍兵五七百人漸招納上溪諸蠻
仍差知辰州張鄰臣通判柳槩措置從之 夔州路轉
運司言南平軍播州夷界巡檢楊光震乞補羅範等充

把截將及給玉帛撫諭羅氏鬼主不令應接乞弟及招
納里歌順蠻州等族上批宜並依所乞可下都大經制瀘
州夷賊公事梓夔路鈐轄司指揮及令彭孫應接 林
廣言知遂州李曼決配犯階級卒郭立不當亦不關報
曼昨知瀘州引惹邊事今又不量情理縱軍士犯罪恐
別致生事詔轉運司劾李曼仍發遣出川界永不與川
峽差遣自今應林廣所轄兵犯軍法並關報林廣逐處
不得一面施行

戊午以權判兵部降授承議郎天章閣待制趙高權發遣三司使 詔東行河道已填淤不可復將來更不修閉小吳口候見大河歸納應合立堤防令李立之經畫以聞其干涉州縣修護城堤並聽立之處分時議者欲復禹故道上曰陵谷更變雖神禹復出亦不可拘以故道蓋水之就下者性也今止以州縣爲礙壅遏水勢致不由其性此乃治水之事非治水之道故也若以道觀之則水未嘗爲患而州縣爲水之害耳

舊紀云戊午詔河決北行順利

無塞

詔河北諸郡蝗蝻漸熾可專委東路提舉官李宜
之督捕 河北東路提點刑獄劉定言王莽河一徑水
自大名界下合大流注冀州及臨清徐曲御河決口思
州趙村壩子決口兩徑水亦注冀州城東若遂成河道
即大流難以西傾全與李垂孫民先所論違背望早經
制詔送李立之 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公事司言已牒
知南平軍魏從革候本司關牒入界期日即稟彭孫節
制領兵照應討蕩乞第詔林廣彭孫將來入蠻界約進

兵之期要在首尾相應分張賊勢必於殄滅

已未權發遣三司度支副使蹇周輔爲河北路體量安

撫除河防事李立之經畫外應干振卹並詳度施行

舊紀

書周輔體量安撫河北水災

詔夔州路轉運副使鮮于師中專應

制瀘州軍須 上批開封府治蓋漸之獄禁繫已久詳

其所治在民間至爲小事本府所以如此淹延者必以
御史所言致於意外推求盛暑之際追逮不已冀附致
近臣之罪以奉言者之口宜限百日結絕毋得枝蔓又

詔樞密都承旨兼詳定官制張誠一開封府劾質田事

如有官制事合稟白執政與權免

并五月二十七日
六月四日十三日

詔河北被水之民有少壯者招填諸州闕額廂軍止支
一半例物民間有農具許折當常平糧斛候水退日收
贖 詔歸明人相讎殺公事令所隸屬路分官司相度
行遣不得交相侵越如已施行仍關牒照會

壬戌夔州路轉運司言乞下彭孫如委自南平軍路趨
乞弟巢穴即與本司從長相度運致糧草詔聞南平軍

至乞弟巢穴地遠糧道艱阻已降指揮彭孫從便路進
討 知慶州天章閣待制俞充卒充知上有用兵意屢
請討伐西夏先是一月又言西戎跳梁已自仁宗朝
欲平蕩之未得其策近奉詔伺賊巢穴秉常之事臣不
輟遣人深入覘伺尚未得實或曰秉常已爲民所殺或
曰見存不豫政事爲母所囚以臣愚慮秉常存亡恐不
足計雖存亦虛名耳年二十一而未得豫事雖在外國
乃朝廷策命守土之臣因欲行漢禮以事大國有何可

罪而其母怒之遂被幽囚殺其左右恣爲淫亂家道如此國人惡之衆必離怨此正可興師問罪之時也秉常亡則桀黠者起首爲邊患以圖自固臣竊憂之是以言之至於再三朝廷出師惟患無名今有名矣天亡其國神獻其策破其巢穴如破竹之易此不可不爲也李靖有言兵貴神速機不可失惟疾雷不及掩耳乃可成功臣料今之議者不過欲先招納羌人此策若行其機必露使賊得爲備賊若先動則爲害不細康定覆車今日

可誠昔李靖破突厥止用銳兵三千蓋謀之當行之果
所以勝也臣平時守邊惟慕羊祜及其伐國志爲李靖
而已經營於此已三年矣策求萬全一舉而就恢復漢
唐兩河之地雪寶元康定之耻以成國家萬世之利其
費不過五年歲賜秉常之數其歷日亦不久臣欲乞乘
傳入朝面陳攻討之畧上稟睿斷不敢久留京師倍道
兼程徃復一月足矣又言近奉詔候王中正到應副錢
帛今中正在延州臣若俟其來而議之則日月差遲其

機已泄事不可成後悔無及臣欲乞入奏迴與中正會

議詔充所陳邊事如不可形於文字令走馬承受或機

宜官入奏充未及奏是日暴卒於州

熙寧中充以推行新法淤田征利銳於

進取自小官不數年擢至侍從一歲或六七遷既死西
師遂大舉實自充發之此墨本充傳云爾朱本發貼云
充為先朝擢用非獨以推行新法而西兵之舉亦不盡
因充前史官妄造此語今刪去案充驟登侍從蓋因王
中正王珪之力西師啟端種諤居多充蓋與有力焉非
首謀也今但看其所上疏充知慶州在元豐元年八月
十一日邵伯溫間見錄載充首議取靈武已具注彼可
參考也據六月十六日御集環慶走馬承受陸中奏今
月七日經畧使俞充身亡乞速差官詔差趙高今依附
七日甲戌本傳云充以五月上此疏今云先是一月庶

不失
實

甲子朝請大夫判登聞檢院王琬衝替以御史朱服言琬
父子同惡行如禽獸雖會赦降而朝廷原情揆法固將
投棄荒裔終身不齒今有司雖許令釐務而琬畧無愧
耻遽請朝見故也琬坐與其子仲甫姦大理評事石士
端妻王氏付有司劾治尋詔琬放歸田里
放歸田里在
二十二日今
并書
有上書乞審擇守令者上謂輔臣曰天下守令
之衆至千餘人其才性難以徧知惟立法於此使象之

於彼從之則爲是背之則爲非以此進退方有準的所謂朝廷有政也如漢黃霸妄爲條教以干名譽在所當治而反贈秩賜金夫家自爲政人自爲俗先王之所必誅變風變雅詩人所刺朝廷惟一好惡定國是守令雖衆沙汰數年自當得人也 詔春銓試中稍優一人堂除差遣一次中等三十一人不依名次注官下等四十四人注官

丙寅詔李憲赴熙河路經制司管勾職事先是憲久留

闕下將用兵西邊故遣還

此據御集

丁卯梓州路轉運司乞餉運若闕即本司任責或有抄畧即經制司任之及乞下經制司遣兵防護往來詔梓州路經制蠻事人夫糧草若有闕誤罪在轉運司其遣兵防護照管如有疎虞罪在經制司 上批河北州軍中路夏田大河橫水衝沒百姓必乏食宜差官廣募開封府界在京闕額禁軍詔差府界將副四員候至七月分詣河北水災州軍招闕食人充填府界將下并在京

五百料錢以下闕額禁軍

戊辰檢詳樞密院戶房刑房文字梁燾上編錄安南獻
議文字五冊 詔聞河北飛蝗極盛漸已南來速令開

封府界提舉司京東西路轉運司遣官督捕仍告諭州

縣收獲先熟禾稼

舊紀於年末書河北蝗新紀不書

詔監察御史裏行

王祖道罰銅十斤滿中行六斤以判司農寺舒亶言本
寺未了文字二千四百餘件未了帳七千餘道失催罰
錢三百九十餘千未架閣文字七萬餘件朝廷已送大

理寺根究伏緣建置六察正以督治官司違慢爲職今並不彈奏詔罰祖道而中行自劾嘗權戶察故也 滿中行言近論開封府治張誠一質田事滅裂未蒙移付別司雖聞本府近追孫貴下吏不數日放令隨司望深察事理特賜指揮又言近彈奏知洪州王韶明出榜告諭親受納簡退不堪紬絹廢法干譽侵官市恩一路民情莫不傾動未蒙施行詔張誠一候案到王韶候體量

到並取旨

可并五月二十七日六月四日十三日不知案到竟是何日實錄無之紹聖元年十二月

六日
可考

判大名府王拱辰乞依朝旨不閉決口外修繕
舊河并橫壠故道放大河分流各三四分其決口即捲
埽進約遮攔疏導使直東歸二河量分三四分北行爲
新河下接漳御滹沱等河由九河舊跡以至於海大勢
既分一河纔受水三二分豈有湍悍滿溢之理乞選明
習水事近臣分廵案視不從

己巳入內東頭供奉官勾當御藥院竇仕宣言小吳決
口下至乾寧軍撲椿口相視今河自乾寧軍撲椿口以

下流行未成河道又緣河東北流自小吳向下與御河
胡蘆滹沱三河合流深恐漲水之際隄防難限乞令都
水監定三河合黃河如何作隄防限隔或不合黃河其
三河於何所歸納詔送李立之相度後立之言三河別
無回河歸納處須當合黃河行流從之 判司農寺舒

亶言司農寺前後積滯文字不惟本寺失催舉兼諸路
提舉司多是因循其提舉官已有條歲終分三等考校
乞自今以提舉司承受本寺文字歲終以十分爲率會

計結絕件數從之。亶又言役法未均，責在提舉官。上曰：「提舉官未可責也。近臣僚有自陝右來者，欲盡蠲免中下之民，朕謂不然。夫衆擎易舉，天下中下之民多而上戶少，若中下盡免而取足上戶，則不均甚矣。古謂均無」

貧，朝廷立法但欲均耳，卿可更講求以聞。」

此據詔旨內賣傳徽宗實

錄因之詔旨大率據亶墓誌爲傳其詞未必可信不然神宗所稱衆擎易舉何以不見於元豐實錄兼與三年二月辛酉李定所言相矛盾當考

詳定禮文所言臣等者詳君體至

尊也。故燕禮君不爲主而以宰夫爲主，示羣臣莫敢與

君亢也天體至尊也故郊禮天不爲主而以日爲主示
百神莫敢與天亢也記曰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又曰
掃地而祭於其質而已矣既已議掃地而祭復古之正
禮則主日配月天之位亦不可以不正蓋天一位萬物
本乎天也祖一位人本乎祖也日月不得而與焉後世
報天而不以日爲主非禮也伏請祭天五帝從祀配祖
外別設主日配月之位從以百神從之

此據禮文元豐四年六月十四

日依奏按是年九月二十九日詳定所乞行掃地而祭
詔不從此云已議掃地而祭則當設主日配月之位若

卒不從掃地而祭之議則主日配月之位
恐亦不當設疑禮文或誤也當細考之 又言古之王

者孝恭盡於事祖故凡奉神之物雖無所用而不敢忽
所以廣恭愛之道曾子問曰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蓋
貴命也聘禮卷幣埋於西階東盡恭之義也國朝舊制
宗廟之幣則燔之非矣蓋宗廟之禮不用煙以歆神則
無燔燎之理又特牲饋食禮司宮掃豆間之祭埋之兩
階間亦其類也伏請凡神之幣皆埋之西階東冊則藏
諸有司之匱從之

六月十四日依奏

又言恭以本朝太廟諸室

帝后一體故禮有鋪筵設同几之文祭則同牢同饌同祀以明天地訢合之義古者惟未吉則不配哀未忘也未聞奏告及祈報而不配近例凡奏告及祈報惟出帝主而不出后主殆與同几之文異矣伏請奏告及祈禱報謝僖祖翼祖宣祖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廟室並出帝后主以明天地一體之義貼黃稱據禮帝后一體同几同席同牢同饌同祀今來看詳應奏告祈報除同牲宰祭饌即合出后主外其餘更不出從之

六月十四日依奏

辛未承議郎王端臣提舉京東西路常平等事先是東
西路提舉常平等事通直郎王古因奏事頗言常平法
不便詔差官替古而端有是命

差官替古乃四月
辛巳日今并書

宣

德郎司農寺主簿孫覽爲通直郎提舉利州路常平等
事判司農寺舒亶言覽因循弛縱比他官爲甚不足任
事詔改覽爲將作監主簿亶兼知諫院嗜排擊欲引覽
以自助覽不從亶怒因劾帳司稽違事乃命覽出使亶
劾覽不置遂改命 李憲言準宣發廣勇右二十指揮

駐熙河令臣將之以往廣勇勅置未常出軍乞於宣武神勇殿前虎翼差一指揮爲臣親兵詔改差殿前虎翼右一廂四指揮所乞親兵牙隊至管軍方許可劄與李憲令知 詔監賓州監稅承事郎王鞏累犯情重本路監司陳倩朱初平安舉牽復及陞擢各罰銅十斤自今朝廷特責降人如妄舉者令御史臺彈劾

壬申詔諸路提舉官散斂常平錢穀比較增虧令中書立法以聞已而戶房立法乞歲終令司農寺比較從之

判司農寺舒亶言伏見本寺除帳司外三局總十二
案丞四員主簿六員其逐局事有煩簡則官屬亦當裁
減欲乞止置丞一員三局各置主簿一員餘並減罷從
之仍令本寺主判官於見在官內選留或別舉 御史
豐稷及開封府界提舉司管勾官鄧忠臣等言祥符縣
鄧公鄉大堠村有泉水民間飲之多能愈疾遂妄以李
水子爲名京師內外士庶軍營子弟轉相告言今日神
見某處明日神降某處傾動風俗結成朋社率斂財物

奔赴鄧公鄉欲與神立廟小人緣此易生姦心神民異業不可不禁不報

癸酉詔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公事葉溫叟及祥符長垣韋城知縣縣丞主簿尉兼監驛使臣十四人罰銅有差內祥符縣主簿王容韋城縣主簿姜子年仍差替入內殿頭吳從禮張積史革各展磨勘二年並坐失計置遼使國信路驛亭也

丁丑上批近河北諸路牒報北界帳前指揮七月中會

五京留守及南北王府主兵官諸招討於中京議事未
知其實可令雄州及河北緣邊安撫司精選可信之人
厚許金帛速覘以聞既而皆言無之

朱本簽貼云後來探得無此事削去

今修入

戊寅復西上閤門使榮州刺史知代州高遵裕爲岷州
團練使知慶州尋有詔促遵裕赴任

促赴任據御集在二十七日

廣南東路經略司言大食層檀國保順郎將層伽尼請
備禮物詣闕謝恩上批宜多給舟令赴闕

己卯洪州言知州觀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王韶卒輟視
朝贈金紫光祿大夫謚襄敏官其子六人賜三女冠帔
封長女瑞昌縣君韶爲人粗獷用兵頗有方略每召諸
將授指不復更問所至輒捷嘗夜卧軍帳中前部遇敵
矢石交下呼聲震山谷侍旁者徃徃股栗而韶鼾息自
若然熙河所奏多欺誕殺蕃部老弱不可勝數軍以首
級爲功韶交親皆楚人多依韶以求仕韶分屬諸將諸
將畜降羌老弱或殺與其首以應命既病疽發背洞見

五臟亦其報也

朱本盡削去墨本別爲新傳且云韶性寬仁少誅殺士卒以故樂附今並不取

止從

墨本

辛巳手詔應熙河路及朝廷所遣四將漢蕃軍馬並付都大經制并同經制李憲苗授依階級法總領照應董戩出兵俟得蕃中要約時日斟酌機會調發隨處駐劄如董戩欲得兵馬過界共力攻賊選官部分本路蕃弓箭手量所用人數以往若夏國母親來或止遣大兵即候董戩人馬交鋒夏人有退敗之勢見隙可乘相度機

便與本路諸將出界共力殺逐如董戩以夏人方顧內
難別無侵虞敢渝前請猶豫不肯如期出兵致誤朝廷
虛有調發即相度機便移兵討除其臨敵利害事干機
速中覆不及者隨宜措置施行其錢帛糧草並委經制
管勾官馬申胡宗哲計度應副先以支計案充如不足
以封樁闕額禁軍衣糧并封樁錢帛充若猶不足以經
制司本息充又不足以茶場司錢穀充 又詔今陝西
諸路會集兵馬利害所繫不細應樞密院遣兵將中書

調運軍食等事並會議允當然後進呈行下仍於二府
逐房各選恭謹敏給吏三二人專主行庶可照應前後
處分不致重錯 詔賜末鹽錢三十萬貫付河東轉運
司依例給鈔兌撥糴買糧草 權判湖南路轉運副使
朱初平言徽誠州歸明團峒應未建城寨以前有相讎
殺及地訟並令以溪峒舊法理斷訖乞自今有侵犯並
須經官陳訴如敢擅相讎殺並依漢法處斷其有逃避
即官司會合擒捕及本處收捉施行從之 資政殿學

士正議大夫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元絳爲太子少保

資殿學士致仕

七年六月
十二日卒

壬午詔陝西路緣邊諸路累報夏國大集兵至須廣爲

之備以東上閣門使文州刺史种諤爲廊延路經畧安

撫副使應本司事與經畧安撫使沈括從長處置

據御
集一

百四十八卷諤以二十
八日上殿訖當日出門先是令諤與括密議點集諤乃

言疾雷不及掩耳今已籍籍輕兵不可用勢當成軍進

討於是入對大言曰夏國無人秉常孺子臣往提其臂

而來耳上壯之乃決意西征命諤副括賜以金帶別賜銀萬兩爲招納之用本路及麟府事悉聽諤節制昭宣使果州團練使入內副都知王中正同簽書涇原路經畧總管司公事如遇出界令王中正及涇原路總管兼本路第一將劉昌祚同往發開封府界京東西諸將軍馬分與廊延環慶兩路以東上閤門使英州刺史姚麟權環慶路總管遇出界令知慶州高遵裕與姚麟同往其廊延環慶涇原招納蕃部等費用許支封樁錢涇原

路令王中正候編排本路軍馬畢赴闕於在京七百料錢以下選募馬步軍萬五千人開封府界及本路共選募義勇保甲萬人如涇原路五千人不足於秦鳳路選募交趾郡王李乾德上表言昨遣使臣陶宗元等朝貢爲廣州禁制窒塞綱運不同向時今遣禮賓副使梁用律著作郎阮文倍等水路入貢乞降朝旨依舊進奉詔廣州悉準舊例毋得邀阻差入內使臣一員押伴仍先降詔諭之詔發開封府界京東西在營兵馬十九將

往陝西權駐劄內府界第一第三第五第六京東第一
至第五京西第三將赴廊延路府界第七第九至第十
一京東第六至第九京西第六將赴環慶路上批令保
安軍以經畧司之命牒宥州云夏國世世稱藩朝廷歲
時賜與比年以來遵奉誓詔修謹貢職恩義甚稱今聞
國主爲彊臣內制不能專命國事亦未可測存亡非以
朝廷將差降賜生日及中冬國信使入界未審至時何
人承受及本國見今何人主領請速具報以須聞達朝

廷令中書樞密院審詳施行以嘗賊應報之意兼牒語無詰責之言不須候兵集行下仍令廊延路下保安軍未得交割回賜賀同天節銀絹等候回報到所問事更

聽朝旨

八月二十一
日更不移牒

提舉永興秦鳳等路義勇保甲

兼提點刑獄狄詠等言教頭邱簡張旦已依詔並處斬義勇楊簡授三班差使劄子已對衆給付乞差楊簡提舉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準備差使從之邱簡等坐謀殺監教使臣爲楊簡所揭故也

癸未以建雄軍節度使韓絳爲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
學士依前西太一宮使 詔命提點開封府界諸縣鎮

公事楊景畧提舉開封府界常平等事王得臣分詣諸
縣提舉捕蝗 詔已發二十三將軍馬赴廊延環慶熙

河又選募二萬五千人赴涇原令經畧司各具軍器什
物關數以聞又詔軍器什物可並以舟載至西京界令

陝西京西轉運司速增遞鋪人車以備運致

舟載軍須物米本又

於七月甲午書之今止存此

詔中書自今應相度定奪分析體量

甚會驅磨點檢之類並置簿權轄勾銷委檢正官量緊慢給限

甲申詔諸軍起發裝錢禁軍依今廂軍剩員降一等如不及五百亦依此數支賜 韓絳言河北轉運使副並帶都大制置屯田使今既令定州路安撫使帶都大制置屯田使即與轉運使副使同一官局乞罷轉運使副兼領虛名從之令知雄保州並帶屯田使雄州東路保州西路通判並帶屯田判官河北緣邊安撫副使都監

及專管勾屯田內臣並隨官充副使或都監仍通管兩
路上批其雄保州通判驟領其事入銜則與北界公文
往還須當繫書慮北人疑爲生事蓋緣誓書不得增展
溘灤且令雄州保州具自來知州通判與北界公牒往
還如何結銜以聞 上初議西討知樞密院孫固曰舉
兵易解禍難前後論之甚切上意既決固曰必不得已
請聲其罪薄伐之分裂其地使其酋長自守上笑曰此
真酈生之說時執政有請直渡河者上意益堅固曰然

則孰爲陛下任此者上曰吾以屬李憲固曰伐國大事而使宦者爲之士大夫孰肯爲用上不悅固請去不許他日又對曰今舉重兵五路並進而無大帥就使成功兵必爲亂固數以大帥爲言上諭以無其人同知樞密院呂公著進曰既無其人不若且已固曰公著言是也

此月十日壬戌俞充奏疏并元豐元年八月十一日壬子充初除慶帥邵伯溫聞見錄并蘇轍龍川別志云云

已具注彼
並合參考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四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秋七月丁亥廊延路經畧司言延州南關城外逼高山賊乘高發矢石城上城中皆不可立况城內初無庫務止有官私屋五百餘區人百餘戶如卒急遇寇欲盡令遷入大城南關城更不守禦從之

呂惠卿家傳可考

詔夔州路轉運司彭孫駐南平軍不日進兵乃聞糧

草未辦可速排備

七月庚子可并此

詔彭孫若別路進討所

統軍馬聽節制如與林廣會合即聽林廣節制 詔河

北三處封樁糧草朝廷已專命官總領自今三司更不

聞奏止委蹇周輔每季具元額合樁及今截日已有見

闕都數以聞

戊子上批陝西馬遞鋪人馬多闕方軍興飛書遣使此

最先務宜令兩路提點刑獄文臣點檢補填數足申明

條約開封府界委提舉官 詔陝西緣邊見聚兵馬其
經營轉輸全賴諸郡守侷同力幹辦其間多審官用格
差注必恐不任今日職事宜令轉運司體量舉差聞奏
要地令佐準此

已丑太白晝見 權發遣羣牧判官郭茂恂言準詔以
陝西博買蕃部馬并糧草所用錢物不一不如蕃部所欲
致所買數不多欲專以茶博買馬以綵帛博買糧穀及
以茶馬并爲一司令臣具經久利害臣竊聞昔時亦是

以茶折馬價雖兼用金帛等亦從其便自是局既分近
歲始專用銀絹及錢鈔等况賣茶買馬事實相須令提
舉買馬官通管茶場實爲職務相濟從之仍以茂恂專
提舉買馬監收兼同提舉茶場其雅州名山茶令專用
博馬候年額馬數足方許雜買六年六月二十一日可
考本志云自是蕃部馬

至者
稍衆

詔种諤速舉可爲出兵副貳者一人尋以皇城

使康州刺史夏元象權廊延路副總管

庚寅手詔廊延環慶涇原河東路進兵入界可令依此

畫一指揮一軍行有日主將以賞罰申諭將士能立大功蕩除賊巢穴當比熙河賞功三倍即臨賊不用命並家誅戮鹵獲不以多寡聽自與官不檢校一應能擒戮拒命賊帥並量大小與節度使以下至班行一今朝廷本以李氏世爲藩臣一朝爲母黨篡逆興師誅有罪之人應先在國主左右及威明諸部族并同心爲王者並不誅殺令展轉告諭與官軍共力討除國賊當隨功大小各有爵命一賊廷府庫所藏金帛並主將親檢校均

給有功士卒一糧草數少降附之家或有蓄藏與文記
借給候事定價其價一諸路軍馬勢力相及並須更互
照應即一路受敵觀望不即赴救回日主將當處斬一
應降附並邊部族其少壯驅以從軍老小遷使近城砦
給口食安存之一降附部族諸將士卒輒希功殺戮者
主將即時處斬一前後叛亡軍民明行告諭令自拔歸
順即有能知賊中道路爲官軍鄉道有功當隨輕重酬
獎一應近上酋領能知禍福率先效順者優與賞賜置

之軍中常加羈察一大兵所過有孔道通接契丹處並
選要害之地分兵把截嚴誡將士不得輒令侵犯一主
將敢以攻取近塞賊壘塞命不加窮討輒議班師者當
行軍法一諸路兵馬會合至賊大郡或有守具須當攻
擊者並分地分不得輒以彼我爭功一賊若窮蹙當以
選騎於要路伏截一獲賊符印文籍並藏中軍一河北
州郡須候撫定賊巢穴然後分兵討除或招諭歸降以
上進兵並須明遠斥堠多設竒計勿使賊得併力一面

枝梧官軍仍切照管糧道無令艱阻餘臨敵措勝非可

豫爲計者並隨宜經畫務在審中毋得輕發

新紀庚寅以夏人因

其主秉常令陝西河東路伐罪按實錄初發兵時未有此指揮蓋追書也今不取舊錄書庚戌詔夏人囚其主秉常陝西河東路以九月丙午出師伐之今亦不取

詔環慶涇原路經略司支

封樁錢十萬緡招納蕃部

辛卯詔廣州司法參軍曾緒與堂除差遣以瓊管體量

安撫朱初平言瓊管四川自來官吏務爲貪墨獨故知

瓊州曾楷廉潔自守不犯秋毫楷本攝官出身嘗任廣

西轉運判官乞錄其子故也 上批廊延路已有旨陰

遣人招懷橫山部落緣環慶事體相同又正當山界之

中族帳尤更繁夥宜令李稷依廊延路已得指揮施行

涇原準此

李稷時權環慶路帥事

上批夏國涇原環慶熙河路

對境圖并說語付中書樞密院庶知賊中地形曲折覽

畢可復進入 經制司走馬承受麥文昞言乞令曾經

征討將官赴瀘州與林廣豫講進兵次第及乞梓夔兩

路入蠻界人夫令轉運司刺其額如諸將獲首級委官

看驗并將來進兵乞差使臣二人部轄士卒其道病不能逐隊者近便寄留詔令將官與林廣豫講進兵次第可即依奏餘令林廣與轉運司詳酌施行如有入蠻界殺人夫以充首級者其主將當重行朝典 提舉河北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狄詒言懷衛澶恩冀相洺邢瀛趙州并北京教場所教義勇節級保甲大保長等武藝先奏乞於八九月引見令至磁州教場案試已皆應法詔先引呈澶澤州其餘州別聽指揮內澶州以八月

中旬起發令狄諮劉定部領澤州九月上旬起發令王崇極部領赴闕其所教人自離場日人日給食錢百

壬辰崇文院校書元耆寧爲館閣校勘勾當洞霄宮令隨侍耆寧校書未二年以父絳致仕特恩也 上批麟

府路最當契丹夏人交通孔道今大兵進討深慮賊勢窮蹙遣使求援宜豫有措置遂詔河東第一副將張世矩與第六將高遵一對換仍令世矩到任與第七副將王愨將河外三州漢蕃軍馬除量留城守人外盡數團

結聽种諤節制其軍須令經畧轉運司應副 前河北
轉運判官呂大忠言天下二稅有司檢放災傷每歲僥
倖而免者無慮三二百萬其餘水旱蠲閣類多失實民
披訴災傷狀多不依公式令諸縣不點檢所差官不依
編敕起離月日程限託故辭避乞詳定立法中書房言
熙寧編敕約束詳盡欲申明行下從之 朱本
削去

癸巳詔熙河地形據賊上游水陸皆可進討委李憲等
廣募鄉導多設奇計今雖於河州界與董戡攻取仍相

度置船棧於洮水上流或漕軍食或載戰士或備火攻其所用材木可於末邦山取辦其兵匠宜取於鳳翔府船務即已有兵馬分擘不足更可發秦鳳路四將相兼如部分已定即取日近約董戩同攻擊賊界新修邈川地內城砦如賊兵赴救即遵守近降指揮鼓舞將士合力奮擊若大兵不至則相度機便率兵東下徑趨巢穴或北取甘涼出賊之背與諸道之師共力攻討其近降遣蕃弓箭手應副董戩指揮更不施行餘並依廊延等

路畫一指揮 通直郎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事何
正臣爲寶文閣待制權判刑部通直郎館閣校勘權監
察御史裏行滿中行直集賢院兼侍御史知雜事

甲午廊延涇原環慶熙河麟府路各賜金帶一十五條
銀帶錦襖七百銀器萬兩交椅水罐手巾筒水叉五十
副鞍轡纓二十副象笏三十面仍計置輕疾步乘付逐
路經畧司內麟府路付王中正 御史朱服言判刑部
陳睦舉程伯孫爲詳議官伯孫非試中刑法於朝旨不

應薦聞程氏家富與睦以貨交又爲婚姻之家陰相請託昨章俞奏案睦不躬親約法止令議官莫君陳書名及章惇案上又令斷官李世南代書且惇之父子有罪麗法有司自應案文決正而睦委曲回避如此乞付有司根治詔除章惇案令斷官代書已施行外餘送大理寺

戊戌詔自今汴河水漲及一丈四尺以上即令於向上兩隄相視地形低下可以納水處決之

已亥詔陝西諸路運軍須糧草部夫官違期致闕者依
乏軍興法轉運司熙河路同經制馬申等一面施行訖
秦兵夫準此又詔將來入界陝西義勇保甲除占使并
應募人外許差饋運糧草如不足即差夫 河東路都

轉運使陳安石言元豐元年閏正月奉詔幹集本路鹽
事臣自到任推行新法官場課辦私鹽禁止及召商人
入中錢算請永利兩監積鹽已通行歲有羨餘及增收
忻州鰼地鑄戶馬地池鹽課絳州曲沃金坑澤州陵州

錫窟各已措置訖今保明官吏以聞詔減磨勘年循資
有差晏明減磨勘二年孫宰蔡礪各循一資與堂除差
遣燕復減磨勘一年

庚子夔州路轉運司言彭孫不取南平路入蠻界已指
揮所差雇夫及牛馬於歸涪忠等州上批近指揮彭孫
止令擇便路進討南平可出賊不意亦不失詔旨未審
轉運司既未見彭孫指定進兵路分憑何便稱不由南
平仍擅放運糧人夫足見鮮于師中畏法避事先令具

析以聞仍令轉運司如彭孫止取南平路進討軍須有
闕以乏軍興論時彭孫所部兵皆龍猛指揮及降賊廖
恩徒黨所至多不法孫才涉夔境即與師中不協云

七月

丁亥可
并此

壬寅詔已令涇原環慶熙河路約日出兵其並邊首領
若有歸順之意今拒而不納必爲夏人遷徙拘質至親
骨肉或遭屠戮即將兵俱爲死敵若便招納又慮歸附
人衆夏國必引兵追來理索因而犯境令高遵裕等相

度如逐路添差兵馬雖未齊集止據本路兵力足枝梧
及保護歸投之人不致返遭殺戮即審度機會招納

甲辰朝奉大夫集賢校理鄭穆爲朝散大夫知越州穆
任諸王府侍講十二年求補外特遷之上批河北陝

西河東三路見教民兵第一番除澶澤陝州已有指揮
外據狄諮奏並已教成若久不接試不惟枉費錢糧兼
防他處起發第二番及轉教之法卒不得頒降宜差承
議郎天章閣待制判兵部趙高文思使文州刺史內侍

押班李舜舉依開封府界已引見格逐一案閱推賞仍
差入內東頭供奉官宋鼎臣高品劉友端充承受兼監

視案閱

舊紀書遣官按河北
陝西河東路民兵

鄜延環慶路經畧司奏

乞差大小使臣應副軍期詔各選差有武勇使臣及軍
大將百人不足即選散直以往 詔斬四方館使忠州

團練使韓存寶於瀘州入內東頭供奉官韓永式除名
配沙門島朝散郎管勾機宜文字魏璋除名編配賀州
梓州路轉運副使董鉞除名先是存寶經制瀘州蠻賊

無功而永式照管軍馬實同其事朝廷遣侍御史知雜事何正臣鞠存寶等與乞弟戰以累敗怯避乃止令裨將禦敵致賊酋走逸反招諭乞弟投降冀以回軍而晏州蠻人叛以急欲回軍故不討及疑底蓬褒上下底行等村蠻爲寇因其勾點不齊乃起兵討蕩欲藉此以蓋前過并不依朝旨立城寨餘罪上言不實魏璋爲從案既具於是刑部奏存寶逗遛不克請如庚辰詔書行軍法知諫院蔡卞亦言乞正存寶軍法并寘永式典刑而

正臣又言董鉞隨軍親見存寶等舉事乖謬罔上不忠
又教以防他人窺伺檢獲鉞賀納元惡表本稱存寶功
效誣罔尤甚今存寶永式宜即重誅而鉞朋比誕謾望
特行竄斥朝廷懲安南無功時方大舉伐夏故誅存寶
以令諸將隨軍主簿鮮于溱第二將呂真求合存寶意

虛作申報詔提點刑獄司劾之

朱本簽貼云朝廷懲安南無功等語無出處又

云鮮于溱呂真事小削去今復存之存寶伏誅在八月
十二日丙寅舊紀書存寶討乞弟失律伏誅新紀書存
寶坐退邇伏誅皆係
七月十九日甲辰 戎州錄事參軍孫敏行素爲鉞所

厚鉞先令敏行草賀表敏行正色止之曰彼既罔上公
又從而實之公亦隨受禍矣鉞不聽卒命他官草表敏
行眉山人也

丙午上批韓存寶出師逗撓遇賊不擊殺戮降附招縱
首惡已正軍法可劄下廊延環慶涇原路經畧司熙河
路經制司令知 詔涇原路盧秉近奏報全不及軍事
慮未悉朝廷舉動之意可專下秉速依應施行如誤師
期必正軍法 詔在京每年秋差官閱賞軍銀器宜以

去年所用數爲額自今更不差使臣止付管軍臣僚令於年內親依畫一閱賜所支銀器並以羣牧司封樁銷廢寬衣天武及鋸直左射指揮請受內計數令三司折留關羣牧司照會 又詔差在京備軍將作監見修營

廂軍壯役雜役狹河崇勝奉化共一萬人并河北澶州以下退背岸河清萬五千人與廊延環慶熙河路轉運司并同經制財利馬申等令一面分擘貼補并諸般差使 涇原路經畧司言近準朝旨修渭州城置砲臺已

畢防城戰具止有大小合蟬床子等弩案武經總要有
三弓八牛床子弩射及二百餘步用一槍三劍箭最爲
利器攻守皆可用乞下軍器監給弩箭各三副赴本路
依樣造以備急用軍器監言弩每座重十餘斤難運致
乞圖其樣付本路作院從之

丁未上批以指揮熙河路都大經制司領兵乘機取徑
道攻賊巢穴或北取涼州與董戩兵會其先擬修城寨
更不興築令報諭董戩使知又批入西蕃撫諭使苗履

等奏已期約董戡點集六部族兵馬十三萬取八月半
分三路與官軍會下涇原環慶廊延路經畧司并王中
正照會

戊申命權判吏部集賢院學士蘇頌同詳定官制仍權

免吏部事

十朝綱要以吏部蘇頌言以武選歸吏部於是吏部始分左右曹立四選法

上

批出界諸軍特支禁軍錢千民兵廂軍剩員降一等

詔麟府都巡檢使知府州折克行點兵三千選擇有官
子弟部押隸張世矩等以高遵一奏乞克行領蕃兵別

爲一軍而朝廷以克行守郡不可行故也 詔廊延環
慶涇原熙河麟府路各給諸司使至內殿崇班敕告百
東頭供奉官至三班奉職軍頭二百廊延路別給三班
借職至殿侍軍大將劄子百如軍前有效命奮力可以
激勵衆心者隨功大小補職書填給付 燕達言神衛
刺員中甚有年三十五以下少壯之人欲乞自京選一
千人分擘與將下充樵汲諸般差使詔候王中正選募
在京軍兵畢揀選

已酉手詔朝散郎直龍圖閣曾鞏素以史學見稱士類
方朝廷叙次兩朝大典宜使與論其間以信其學于後
其見修兩朝國史將畢當與三朝國史通修成書宜與
鞏充史館修撰專典史事取三朝國史先加攷詳候兩
朝國史成一處修定仍詔鞏管勾編修院鞏所爲文章
句非一律雖開闔馳騁應用不窮然言近指遠要其歸
必止於仁義至其行不能逮其文也呂公著常評鞏以
爲爲人不及論議論議不及文章

田畫作王安禮行狀
云曾鞏以文學稱天

下在熙寧元豐間齟齬不用王安禮薦於上曰鞏之詞
采足傳於後今老矣願俾修文當代成一家言上曰公
著嘗謂鞏行義不及政事政事不逮文學果然無足爲
者安禮曰誠如其言請取其最上者上乃用鞏爲史官
按安禮此時猶以內翰知開封未執政 賜故都官員外郎通判綿州費

琦家銀二百兩琦部瀘州夫糧出界以病瘴死故也

同知諫院蔡卞言武學教授蔡碩近留修軍器監敕於
樞密院置局碩執政之弟與丞旨張山甫聯親慮交相
黨援得復備員席勢營私漸不可長乞罷免以協公議
詔樞密院別差官 保章正馮士安魏成象等言聞祖

宗朝嘗於永熙陵東西三男位築隄以鎮土已獲感應
今可於永厚陵及濮安懿王園東寅卯辰三位天柱壽
山行鎮土之術仍乞於鎮土隄逐方位以珍寶玉石爲
獸埋之宜因鄆王舉奠祭告諸陵斬草之日興動土工
可無妨忌詔送提舉司天監所集官詳定尋奏所定於
陰陽書及國音別無妨礙從之其鎮土事仍令衆官詳
定申中書

究竟如何四月
辛酉合奏照

泰州言七月甲午海風夜

起繼以大雨浸州城壞公私屋數千間詔淮南路轉運

副使李琮案視以聞

新舊紀並
附年末

庚戌知諫院舒亶言御史臺見根治太學生蔡師曾乞

重立賞許告捕詔立賞錢百千

朱本簽貼云
事小刪去

廣南東

路轉運司言西路關報交人入貢乞令自荆湖路詔交

人如欲水路赴關令廣西經畧司指揮須依舊所行道

路毋得剗改 廊延路經畧使沈括等言同環慶路約

定出界月日詔用九月丙午令先關牒環慶涇原路毋

得漏泄

舊紀庚戌詔夏人因其主秉常陝西河東路以
九月丙午出師伐之此蓋追書非事實也今不

取

苗履等言西蕃大首領經沁伊達木凌節齋鄂特凌古
蕃書稱七月戊子喀羅城蕃家守把堡子納木宗向下地
名錫羅克谷有夏國三頭項人設伏劫掠蕃兵夏國兵賊
斬首三百級降百二十三人

壬子入內副都知同簽書涇原路經畧安撫總管司公
事王中正言乞更不選揀義勇保甲一萬人止於逐縣
大小保長內募願隨者內已得官者自依官鋪遞馬驛
券及鋪卒未得官者乞日支錢米從之時中正自廊延

環慶經制邊事回上即令中書樞密院召問中正進兵

大畧

此據御集

羣牧判官郭茂恂言乞應蕃部馬入漢界

並令入買馬場除中官外價高馬許諸色人就場交易

乞立法從之 夔州路走馬承受王正臣乞移呂真一

將策應彭孫 詔發開封府界第四將赴南平軍爲聲

援聞瀘州南平軍七月八月間烟瘴正盛令林廣彭孫

更斟酌進兵 國子監言學生入學乞令同縣五人以

上爲保如犯第一等罰不覺舉者與同罪許人告賞錢

三百千未入學以前違礙亦準貢舉法從之

癸丑詔內外官司舉官悉罷令大理卿崔台符同吏部
審官東西三班院議選格 林廣言阿生等送乞弟降
狀未肯身至瀘州詔中書降敕許令投降貸死仍密指
揮林廣候乞弟降日押送赴闕 詔張世矩等並隸王

中正前降隸種諤指揮更不行又詔王中正措置麟府
兵馬兼管廊延環慶涇原三路軍馬仍下逐路入界總
兵官與王中正從長議定方得進兵 于闐遣蕃部阿

錫克上表稱于闐國僂儼有福力量知文法和罕王書與東方日出處大世界田地主漢家阿舅大官家大約言路遠傾心相向前此三遣人入貢未回本國重複數百言董戩使人導阿錫克至熙州譯其書以聞詔于闐三輩使皆已赴闕朝見館遇甚厚賜賚發遣已回本道可賜

勅書諭之

兩紀並
附年末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三百十五

宋 李燾 撰

神宗

元豐四年八月乙卯朔以西上閣門使提舉永興秦鳳等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狄詠權環慶路副總管東上閣門使英州刺史秦鳳路副總管姚麟權涇原路副總管遇出界狄詠高遵裕姚麟與劉昌祚俱行 詔近

發開封府界第四將赴南平軍援彭孫如已到瀘州止
令副將張誠分兵一半往南平軍聽彭孫節制 詔中

書自今堂選並歸有司

兩紀並書罷中書
堂選闕悉歸吏部

詔學士院

降勅榜付都大經制瀘州蠻賊林廣曉諭乞弟今朝廷
再命將帥總領大兵至界進討旁近生蠻部族元非入
寇之人橫遭誅戮許乞弟出降當免罪如乞弟迷執如
故即行誅殺 八月七日九月
十三日可致 上謂輔臣曰自來邊探多
不得實如瀘南興師人多言旁邊百里內林箐險阻道

路難進今得走馬奏大兵至落始堯村乃有良田萬頃
頗多積穀其林箐乃在數百里外去邊百里之間探報
尚且如此乃知傳聞多不足信昔趙充國願至金城圖
上方畧馬援聚米爲山川蓋傳聞不如一見耳

丙辰詔蠲河北東路災傷州軍今年夏料役錢 詔自南
北通和以來國信文字差集賢院學士蘇頌編類頌因
進對上曰朝廷與契丹通好歲久故事儀式遺散者多
每使人生事無以折正朕欲集國朝以來至昨代州定

地界文案以類編次爲書使後來得以稽據非卿不可成然此書浩繁卿自度幾歲可畢頌曰願盡二年因令置局於樞密後廳仍辟官檢閱文字 知南平軍莊宅副使魏從革言領兵至栗子園得楊光震羅氏鬼主等狀已擊銅鼓會部族首領指天地爲誓不得助乞弟惟助大朝詔彭孫相度應接翌日丁巳夔州路轉運司言從革開路還至生界爲獠賊射殺詔差梓夔路鈐轄高遵治副貳彭孫同提舉捉殺瀘州蠻賊詰問射殺魏從

革是何蠻賊及死傷人數以聞始彭孫迫從革以六月

四日大暑深入開路爲獠賊伏弩所中彭孫自恐失律

乃言轉運司糧運不繼從革回軍督運故沒於賊云

此月

二十七日又十二月二十二日又明年七月十六日可考

詔應出界戰兵除家糧

外各支口食米二升并鹽菜錢 又詔已令李憲等取

日近與董戩期約乘便同擊夏賊今董戩約八月半出

兵其熙河路都大經制司至今未奏措置進兵次第令

依前詔若小稽緩致誤師期必正軍法并下同經制通

直郎馬申等 先是种諤既被旨招納夏人賊中覺之

有願歸漢者悉爲酋長所制或逼之內徙不使近塞又

亟出兵以索降人諤曰諸羌欲降而弗得非應接之使

敗約失機則反爲吾敵矣是日丙辰初二日諤先帥兵駐

綏德城外遣諸將招納賊盛兵禦我力戰敗之日記二十五日

己卯所書事據范育誌諤墓案魏徙葦條事連次日
已類記之此三條又係丙辰日事故下復以丁巳另起

丁巳上批諸路乞馬朝廷歲入有限無可應副戰騎所

繫甚大平日尚不可闕以待四方之用况今軍興尤爲

要急可督提舉陝西買馬監牧郭茂恂速措置招買往來諸場督趣又詔熙秦鳳買馬場以馬價盡一付懇伊

達木凌節等令使回入蕃告諭

又詔以本志增入

河東都轉

運使陳安石言自來軍興差夫運糧骨肉相送號泣於道路傳達朝廷多蒙嗟惻爲之中罷今師行般糧廂兵不足不免差夫必存故態伏乞體察詔河東諸州軍城寨等處並以義勇代壯城廂軍盡數以給饋運尚不足即於緣邊差夫詔京東西路諸州近以起發將兵累

陳乞增兵巡守朝廷以所在兵有數多已寢而不報緣
州郡實有負山帶海姦盜所窺亦不得不過爲之慮可
令長吏等多方招募其招補新入與免貼軍并差出一
年庶應募者衆稍補巡守之缺開封府界亦委都監招
募

戊午王中正言乞行遣麟府路文字以措置麟府路軍
馬司事爲名行遣鄜延等三路文字以照管鄜延環慶
涇原三路軍馬司爲名從之 沈括种諤言定八月壬

戊八日出師及追張世矩等領麟府路兵會於寧星和
市詔沈括等已奏定九月吉日兼諸路差發將兵軍器
並未齊集令种諤等未得輕易出兵悉依前詔并指揮
張世矩依去月癸丑詔時諤已出兵次綏德城矣

已未上批今進兵畫一中既除去先下興州者總節度
將來四路兵出界所向自如更無人誰何中書樞密院
可更審議於是中書樞密院言王中正已措置麟府路
兼照管鄜延環慶涇原三路欲令總兵官與中正議定

方得進兵乃詔兵馬出界後並聽中正節制 秦鳳路
經畧使曾孝寬言本路止有五將一將先差往甘谷城
防托今準朝旨李憲熙河兵馬分擘不足更抽秦鳳四
將臣本州及諸城堡寨亦當極邊乞留合存將兵上批
昨呂惠卿沈括相繼已委官與經畧司措置戰守兵馬
各有分定經畧司已同保明委無未盡未便事理何因
孝寬復有此奏令具析以聞 此用御集刪修究竟如何
本傳云兵卒不徒當考八
月五日令孝寬分析十一月九日孝寬從
河陽朱本簽貼云密院進呈不行削去

王中正言

乞移開封府界第一將兵赴臣麾下并七月以前逃亡
自歸並許帶行及乞下王克臣選兵二萬人詔府界第
一將已至廊延中正所乞不行餘皆從之內選兵令王
克臣先選於河外不足即以次於近裏將分貼差其後
詔移第一將與之

庚申史館修撰曾鞏兼同判太常寺詔鞏專典史事更
不預修兩朝史上曰修史最爲難事如魯史亦止備錄
國史待孔子然後筆削司馬遷材足以開物猶止記君

臣善惡之跡爲實錄而已王珪曰近修唐書褒貶亦甚
無法上曰唐太宗治僭亂以一天下如房魏之徒宋祁
歐陽修輩尚不能闕其淺深及所以成就功業之實爲
史官者材不足以過其一代之人不若實錄事迹以待
賢人去取褒貶爾 荆湖北路轉運司言已招懷辰州
上溪州蠻當漸築城堡緣本屬生蠻地全藉兵威彈壓
辰州雄畧指揮今戍桂州乞追回應副防托上批荆湖
北路作應副沅州謝麟於歸明蠻界置堡寨民力已困

遠輸豈堪更有作興轉運司既止承准朝命招安遂乃
妄意謀立城柵若不嚴與誠約則希功小人浸淫越職
爲國生事宜令高鑄分析後鑄上言昨與轉運使孫頌
權知荆南王臨同乞招諭上溪諸蠻量益戍兵所貴諸
蠻即降遂謀築寨緣前奏已開陳故有此請詔釋之

上批陝西諸路見議攻討然守禦之備亦不可懈深慮
將帥日夜講求出戰之具思慮或有疎畧宜申敕處分
令日夕戒嚴其畫定人兵戰具修整畢備毋得稍有缺

弛又批今日鄜延走馬承受奏西賊犯綏德城本城殺
逐退散其有功之人速依格推賞外獲級者每級加賜
絹十匹自今應邊寨殺獲准此 高遵裕乞降空名敕
告宣劄紫衣師號敕度僧牒詔更給敕告宣頭劄子八
百五十紫衣師號敕度牒八百環慶路經畧司乞續支
袍帶錦綺等詔續給公服百象笏七十錦綺衣著令釧
援取旨編排又金帶三十交椅水罐手巾筒水义子各
五十傘百及軍器監給雜綵轉光旗三百

辛酉後苑房廊所言取蔡河南房廊屋并舊左驥驥院

地修蓋寄園蔡河賈人穀及堆垛六路百貨從之

朱本簽云

事小削去元豐二年十月四日泗州初置三年二十四日京城外置此月十五日宋用臣與馮景事可考

提舉河東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司言准轉運司牒已定太原府代州等義勇保甲運糧草詔河東都轉運司依近降指揮止於邊近河外州軍差撥毋得於鄰接北界州軍仍具析因何全不思慮措置乖失以聞廊延路走馬承受楊元言西賊二萬餘人於無定河臨川

堡出戰斬獲首級上批朝廷於諸城寨未嘗侵犯夏國
未知有何道理輒領大兵入寇緣所定師期尚遠宜下
廊延路經畧司令保安軍牒宥州詰問庶使彼辭愈曲

我師出境其名益直

新舊紀辛酉夏人寇臨川堡詔董
戩會兵伐之蓋追書也又失事實

今不取

手詔李憲得所奏以團結漢蕃軍馬分置將佐

部分陣隊審定出兵所向及計度賊屯重兵之所且論
諸道進師首尾之勢甚善然閩外之事朝廷屬在將帥
趨利避害固難居中預度惟爾臨敵自圖擇之苟能奮

張威武鼓勵三軍之士徑指巢穴與諸將合力俘執醜類然後退視各郡居要害者城而守之是爲上策若大本未殄顧未有闢地守之之術或謀置城賊中必是自貽患悔切宜審之其他制賊方畧或攻或守雖千百爲無不可者所有秦鳳一路已有指揮俾爾兼總節制可便宜施行軍中所須已命有司一一應副 詔中書樞密院近已降敕榜許乞弟親出投降今來師期在近若便分布兵馬謀爲進討慮乞弟驚疑不肯出降令林廣

密行相度若止留軍馬五七千人選委得力將官一兩員
總領防托邊界如亡弟決不出降徐行討捕所有林廣
彭孫并其餘軍馬並行勾回如此施行於邊防有無不
便仰具指實利害以聞

密記八月七日中密同
被旨九月十二日可致

雄州

言涿州牒蔚州稱雙井新寨鋪邊吏妄遮止北人不令
於壕北過往請詰邊吏及擅越疆界人等罪詔河東提
點刑獄黃廉往代州定驗北人有無侵越舊界及邊人
有無侵北界地樵採具圖以聞

吉先邊防具注在十一
月五日明年正月十二

日又二十五日又二月六日可致黃蕪行狀八月麟府
軍興蕪權轉運判官又差定代州地界蕪條具分析爲
十二寨圖以進且言建議者以分水畫界恐地勢不能
盡然啟外人心失中國險固其後遼人果責分水之言
包取兩不耕地據有形勝下
臨雁門父老於今以爲恨
又詔河東轉運司河東

應於今來軍興所行事件常切審謹不得張皇漏露所
有邊近地界州軍如不係干照去處不得一例行下及
仰選擇吏人行遣如能謹密候事了日優與酬獎仍覺
察體量部吏傳報張皇者勘劾以聞

壬戌樞密院編到自郭稹而下至沈括等二十七番泛

使策并目錄總三十一策進呈乞降本院禮房檢用施

行詔令進入

密記二十七
番泛使當考

朝散郎直龍圖閣曾肇言

伏覩修定官制即百司庶務既已類別若以所分之職
所總之務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
位叙名分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會總領循行舉
明鈎考有革有因有損有益有舉諸此而施諸彼有捨
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有當布於衆者自一事以
上本末次第使更制之前習勒已定則命出之日但在

奉行而已蓋吏部於尚書爲六官之首試節而言之其所總者選事也流內銓三班東審官之任皆當歸之誠因今日之有司擇可屬以事者使之區處自令僕射尚書侍郎郎中員外郎以其位之升降爲其任之繁簡使省書審決某當屬尚書侍郎某當屬令僕射各以其所屬預爲科別如此則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矣曹局吏員如三班諸房十有六諸吏六十有四其所別之司所隸之人不必盡易惟當合者合之當析者析之當損

者損之當益者益之使諸曹所主因其舊習如此則新
補之吏不論而知其守矣憲令版圖文移案牘訟訴期
會總領循行舉明鈎考其因革損益之不同與有舉諸
此而施諸彼有捨諸彼而受諸此有當警於官布於衆
者皆前事之期莫不考定如此則新出之政不戒而知
其叙矣夫新命之官不煩而知其任新補之吏不論而
知其守新出之政不戒而知其叙則推行之始去故取
新所以待之者備矣其於選事如此旁至於司封司勳

考功當隸之者內服外服庶工萬事當歸之者推此以通彼則吏部之任不待命出之日聞而後辨推而後通也試即吏部而言之體當如此其於百工庶職素具以待新政之行者臣之妄意竊以謂無易此也夫然則體雖至大而操之有要事雖一變而處之有素一日之間官號法制鼎新於上彞倫庶政率行於下內外遠近雖改視易聽而持循安習無異於常詔送詳定官制所藉田司言近奉詔均種諸穀水陸皆備本以待車駕臨

幸夏秋以來九穀皆稔觀麥視禾臨幸儀注恐未修講
欲乞令大臣先案視修建崇飾至於西成穡事將畢遣
近臣觀穫稻凡有勦興未合典禮之事因而講議不報

是日种諤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斬首千級

此事實錄見二

十五日巳卯今掇出附此本傳云諤帥軍次綏德城遣將出師招納賊禦於境上戰敗之斬首千級朝廷以諤先期輕出命還師延安改命諤及麟府事並聽王中正節制出界遇賊當即是初二日丙辰所書賊蓋兵禦我力戰破之同此一事也欲詳記諤軍行次第故復著此仍以傳所云斬首千級繫之

癸亥詔魏從革爲獠賊所射自是從革失備不繫用兵

輕重委彭孫更詳酌如南平軍路實可進討即措置詳
審而往或道路艱梗難趨賊巢穴亦速具利害以聞朝
廷必不以前後異同爲罪

乙丑上批已指揮秦鳳一路兵付李憲節制深慮經畧
司猶宿留不肯依應調發誤熙河軍期可再下都大經
制司依詳朝廷屬任之意便從節制處分 上批熙河
路已列定兵馬必須照應董戩所約師期出界蕃中出
兵與否無可爲據宜令經略司選使臣一二人入蕃軍

照驗仍約鄂特凌古遣首領一二人來與官軍同出庶彼
此分明不悞大事 罷環慶路副總管姚麟蕙第一將

從經畧司高遵裕奏也 知延州沈括言曲珍八月丙

辰於西界大里河北接應西界首領額琳等十餘人并

家屬數百口牛羊馱馬近八千已赴安定堡外有投來

首領見於西界招呼元結約人戶來降

八月丙辰初二日也括奏或附

初二日種諤次綏德城後 彭孫言乞從瀘州合江縣納溪九支池

便路討乞弟候破蕩畢驅率楊光震部族討捕生獠以

報魏從革之寃從之後一日罷之

事在乙亥
二十一日

丙寅涇原路經畧司言應副軍行戰守等事乞權許便
宜指揮詔本路措置事稍大奏候朝旨如小事礙常法
許一面施行廊延環慶河東路經畧司熙河路都大經
制司措置麟府路兵馬司依此 先是詔遣宿衛七將
之師戍廊延已再頒矣而鎮兵未嘗有所賚沈括以謂
禁兵雖重而爲國守邊無歲不戰者鎮兵也賞賚不均
此召亂之道乃矯詔賜鎮兵錢數萬緡而封藏詔書以

驛聞不數日復馳驛詔括曰樞密院漏行頒書賴卿察
事機不然幾擾軍政自此事不獲聞者得以專制蕃漢
將卒自皇城使以降皆得承制補受

此據沈括自誌附見丙寅日當考十

一日丙午劉惟簡乞均賜病還軍士當攷

詔諸路進討行營漢蕃兵惟可

使之出力破賊毋令小費私財委李憲高遵裕王中正
常切照管體當舉動大小進兵遠近量給所費令足用
外人常有霑潤又不可過爲姑息 詔王中正將來大
兵出界慮遼人亦遣兵征討或爲援助或於境上自防

若與諸路兵相遇即先遣使臣說諭或移文以夏國內
亂囚制國王不知存亡朝廷回賜賀同天節并遣使賜
生日等物無人承受廊延路累牒問宥州皆不報近又
累犯邊朝廷遣兵問罪與北朝不相干涉如阻隔進兵
或先犯官軍方得應敵令中正密掌之 詔廊延環慶

涇原河東路經畧司并總兵官熙河路都大總制司應
副措置事如有乖失令逐路轉運司具以聞 詔定州
高陽關真定府路安撫司河東路經畧司河北河東緣

邊安撫司密戒沿邊州軍與北界應干邊防事一切皆循常毋得輒創生更改 又詔入內省選差使臣二人自京分詣陝西沿邊麟府等路於遞鋪內選可充急脚遞鋪兵對換不堪走轉文字之人仍相度鋪分地里遙遠去處添置腰鋪 又詔河東陝西諸路轉運司及同經制馬申等應副軍興各已分撥錢物自可擘畫計置其須至於民間貸借等事件即仰明給價直不得直行科率仍常切撫存人戶務令安靜無致騷擾如有措置

乖失令提刑提舉司密具事由聞奏當議重行廢黜有

失覺舉與同罪 是日韓存寶伏誅

七月十九日詔誅存寶八月十二日

乃伏法

丁卯殿前副指揮使武泰節度使盧政卒輟視朝臨奠之贈開府儀同三司 館閣校勘邢恕爲史館檢討從

魯鞏請也 詔諸路應投來首領等令邊臣密問以夏

國變亂及今點集屯聚處所動息以聞 詔步軍副都

指揮使邕州觀察使太原府路副都總管劉永年赴闕

供職主管步軍都指揮使兼主管馬軍司

己巳馬軍副指揮使金州觀察使燕達爲殿前副都指

揮使武康軍節度使

舊紀書達爲節度使新紀不書

詔白馬縣復爲

滑州隸京西繫浮梁葺城壘宜得幹劇之人以朝請大

夫周革知州奉議郎蘇注通判州事如速辦無擾事畢

優與推恩

兩紀並書復滑州熙寧五年八月五日廢滑州以白馬韋城柘城三縣隸開封

都

大提舉汴河隄岸宋用臣言本司沿汴及京城所房廊

地並召人僦納官課紙紅花麻布醅行皆隸本所爲堆

塚場令馮景拘攔賣紙及送紙行班文昌於開封府侵奪課額欲乞據本司已立逐行外餘令馮景拘攔所貴課額各辦詔八月以前已賃隄岸司及京城所房堆塚物在地者更不起遣餘無得妄拘攔騷擾行市

朱本簽貼云事

小刪去新本已復存之可見當時雖小事神宗必親剖判也三年十月四日泗州初置堆塚場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置京城堆塚場是月七日又置蔡州

庚午廣西經畧司言交阯入貢百五十六人比舊制增五十六人上批宜令據今已到人數赴闕今後准此

新紀

書交趾入貢附年未舊紀乃於五年年末書之

沈括奏乞近便處發三兩將

兵應副呼使上批昨降指揮止爲招到並邊部族少壯從軍老小等從便近城寨安存其大兵出界後降附部族若盡徙內地人情必不樂從少壯自當驅以隨軍老小等即其地撫之如此內徙人數必不猥多守禦人數足以照管可劄付沈括種諤依詳施行 權發遣環慶路經畧司高遵裕言准密院劄子降營陣法臣究覽雖知梗概尚恐未諭深旨欲望一諳曉營陣使臣付臣詢

訪營陣出入奇正相生之要令乘驛前來詔燕達選諳
曉營陣使臣一人申樞密院

辛未河東路經畧司言王中正未到本路間有西人投
降未審許與不許收接詔河東路經畧司如有西界投
來人口令逐處守臣分布於穩便城寨安存給食仍密
察奸詐 高遵裕言覘知西界大點集欲遣兵擁遏賊
鋒詔遵裕累奏本路兵馬器械未備令候齊集依約定
期日進兵毋得妄動如有人口來追逐犯境即照會七

月壬寅指揮 上批開封府界教成大保長已放散多

日以次團教之法久未推行聞以無弓弩溫習甚有退

惰者蓋劉瑄獨力生疎未有倚仗辦事可令狄諳不妨

見領河北職事兼權王中正提舉開封府界保甲時中

正奉使河東陝西故也

劉瑄提舉府界保甲在四年三月狄諳先以二年十一月提舉

府界保甲三年六月改提舉河北西路義勇保甲兼提點刑獄

壬申詔錄故知南平軍魏從革三子一人爲三班奉職

二人爲借職 詔樞密直學士權三司使李承之落樞

密直學士爲寶文閣待制知汝州坐奏請濮州墳所遺
直院與陳留縣開福寺對易既得旨其姪孝伯詐增制
書立榜欲取開福常住入墳院爲僧所訟承之虛稱元
乞易寺乃臣從兄給事中致仕徽之所奏下大理根治
而徽之亦言承之與子孝伯陳乞院額以致人言承之從
臣敢欺聖聽乞直貶黜如臣言有不當亦甘坐罪開福
院額乞下陳留縣依舊濮州更不荆院時承之兄龍圖
閣直學士肅之知鄆州亦言大理寺鞠承之奏請寺額

濮州舊遺直院殿宇尚在蕪父祖墳營在彼遂乞以陳
留所廢開福院額於濮州復舊院或慮未盡情理望別
差官根治詔遣開封府其後改送御史臺承之坐報上
不實及遣吏訶獄事故有是責

事始在二月二十一日
戊申舊紀書樞密直學

士三司使李承之奏易墳寺不
實降為實文閣待制知汝州

手詔沈括近據本路

及諸路探報賊人聚兵在緣邊對壘今諸將以种諤驅
迫使不量衆寡直入賊境招納既不能招致又甚虧損
威重致賊測知漢兵淺深賴今諸將稍知形便不致冒

險深去可速料事機如未可前宜且迤邐還据漢地庶
諳知山川道徑曲折曉夜易爲斥堠控禦初种諤以鄜
延兵先招納夏人是月丙辰次綏德城壬戌分遣諸將
出界遇賊破之朝廷以諤輕出遂命諤聽王中正節制

此實錄二十五日所書因詔諤完養士氣依王中正議
定期日與諸路協力進討遂附此今移入十八日詔沈
括以諤不能招致虧損威重之後蓋十八日詔猶有責
諤輕出意至二十五日并二十六日則已稱諤未爲失
謀既稱諤未爲失謀則令諤聽中正節制必在十八日
非二十五日以後也故自二十五日移入十八日更須
詳考之

癸酉詔馬申胡宗哲兼權管勾熙河秦鳳路轉運判官
公事其行移文字並以熙河秦鳳路轉運司爲名

乙亥鄜延路經畧司言保安軍遣人齎牒宥州據順寧
寨申西界驛路自界首把口人及民戶盡起發赴近裏

公牒無憑交割詔鄜延路經畧司更不移牒

六月二十七日令保

安軍牒
宥州

林廣言乞指揮彭孫且在南平軍枝梧即日

邊事詔近彭孫奏欲取瀘州合江路討賊緣本路已屬
林廣進兵路分今以彭孫權涇原路鈐轄速領本軍赴

渭州聽高遵裕節制

事在十一月乙丑

丙子詔中書降敕榜曰西南蕃羅氏鬼主下蠻首領沙
取省都大經制瀘州蠻賊公事林廣奏沙取令趙二以
狀來言今落莫部已與沙取議乞弟投降事其有都掌
已遣人往諭降人稱我止依十州例與我稅賦更不以
兵隨乞弟及沙取令蒲成等密來言若乞弟不降即領
都掌等往掩殺今沙取若能諭乞弟早降朝廷當厚加
爵賞如有未肯降沙取能掩殺赴官即賞真金五百兩

銀五千兩錦帛五百匹綵絹五千匹更當優加官爵其
下得力蠻兵賞鹽萬斤牛百頭如殺到乞弟以下蠻兵
每級賞絹二十匹夷兵十五匹小首領三十四匹大首領
六十匹其逐處部族都大頭領亦重賞委沙取撫諭都
掌等部族頭領早出投降即依十州例令輸稅賦及厚
賞錦袍銀綵等 涇原路經畧司言將來如盡出境即
本路守禦人至少乞於近裏發三兩將赴本路詔高遵
裕詳酌除先分畫定守禦人外更量留兵馬防托具所

留數以聞

丁丑河東路經畧司言豐州弓箭手沈興等二人爲西人所執已牒理索詔諸路已議進兵攻討其嚴飭邊備如有擄去人口更勿行牒 沈括奏曲珍言西賊欄截糧草殺獲首級上批廊延路近邊諸將出界今已漸抽回其有斬獲賊首及傷中之人宜速推賞以伸信士卒可下經畧司并下种諤候諸將回入漢地即從行司專差官厚以酒食犒賞漢蕃將士所招頭首如當補授即

書填空名宣劉給付河東依此 上批近差措置麟府
路軍馬王中正兼管廊延環慶涇原軍馬止謂未出界
以前與逐路帥臣將官議定進兵月日及軍行所向其
出界後王中正止令遵稟宣命節制廊延一路諸將兵
其環慶涇原朝廷自專委高遵裕節制中正更不當干
預慮中正未審宣命出界之後猶欲節制涇原環慶之
師致分畫責任臨時攬搶令王中正細詳宣命施行毋
得侵越俟先下興靈方依畫一總六路軍馬節制

近差
中正

兼管延慶渭三路要見的日子或止緣種諤
先出故有此指揮此在二十五日巳卯

是日李憲

總領七軍至西市新城遇賊約二萬餘騎官軍掩擊敗
之擒首領三人殺獲首領二十餘人斬二千餘級奪馬

五百餘匹

是日丁丑八月二十三日也自九月五
日戊子移入此要見諸路降兵先後耳

戊寅詔涇原路經畧司本路兵悉出界更不赴涇原其

本路兵當用糧草丁夫令高遵裕牒涇原轉運司照會

詔已指揮將來出界涇原兵聽高遵裕節制緣涇原

廣濶利進大兵本路止是團結諸將未嘗益兵出戰軍

馬不名慮出界遇賊難驅逐令遵裕相度以環慶兵取
涇原路會或以涇原兵從環慶路會合出界進討所
貴氣勢益壯易以破賊所當用丁夫糧餉計會兩路轉
運司應副

已卯詔給度僧牒千買木修景靈宮諸神御殿 种諤
言諸將已有功還乞早降朝旨同日進師詔昨降指揮
合諸路期約進兵一舉撲滅賊巢近种諤先行招納遣
諸將淺攻各有斬獲之勞未爲失謀今師期不遠其務

完養士氣依王中正議定期日與諸路協力進討

實錄於此

又書初种諤以廊延兵先招納夏人是月丙辰次綏德城壬戌分遣諸將出界遇賊破之朝廷以諤輕出遂命諤受王中正節制今移入十八日壬申削此不書

廊延路經畧使沈括言乞

明立約束畫定人馬留本路防守不許差出外別乞差
准備應援軍馬詔令沈括留兩將軍馬防托或种諤出
界未見次第即不許追呼如已捷須兵馬分頭討定部
族若來勾抽不得占留

庚辰詔廊延麟府兵出界招納已回斬獲有勞並賜特

支錢上批據种諤奏分遣出界淺攻諸將皆會已追兵
回駐並遣諸寨朝廷昨於諸路大發師徒本候齊集與
逐路邊兵併力擇時鼓行覆賊巢穴不爲焚蕩塞上微
小族帳驅畧甌脫守望羌人所以近累丁寧誠敕俾遵
已定師期今淺攻之兵既量有應接降人凡戰又能小
捷及斬獲賊庭酋長即斂兵歸亦未失計仰种諤更推
明朝廷賞罰鼓勵士心全養氣力以俟師期成就大功
詔熙河路李憲等八月辛未與董戩人馬期會攻討

夏賊緣廊延路師期尚在九月下旬之初令李憲等如
兵馬出界遇賊已見克捷即進兵深討若賊兵阻遏未
可長驅即擇控要便於饋運之所權立營寨以伺諸路
師期首尾相應 又詔李憲今來舉動不同凡敵圖人
百年之國甚非細事苟非上下畢力將士協心曷以共
濟須不惜爵賞鼓勵三軍之氣使冒鋒摧敵若能初戰
取功則其他迎刃而解矣宜勿吝金帛旌拊戰士苟有
以激發衆心皆可便宜從事朝廷惟務滅賊其他固無

愛惜 王中正種諤奏涇原環慶會兵取靈州渡討定
興州麟府鄜延安會夏州候兵合齊進取懷州渡討定
興州乞下涇原環慶遵守從之 是日李憲駐兵努扎

谷

九月十二日
乙未奏

辛巳修國史院編修官趙彥若言與司馬光同修百官
公卿年表成十卷并臣修成宗室世表三卷詔進入後
並送編修院賜銀絹有差光仍降詔獎諭 夔州路轉
運司言准提舉捉殺司送到射殺魏從革獠賊木八等

已付南平軍根治詔轉運判官席汝明考實以聞

壬午權判都水監李立之言准朝旨小吳決口不閉令
臣經畫臣自決口相視河流至乾寧軍分入東西南塘
次入界河於劈地口入海通流無阻今檢計當修立東
西隄防計役三百十四萬四千工詔知制誥知諫院舒
亶度支副使直史館蹇周輔再相視檢計 詔升南京
青登鄧鄆曹齊洺濮州有馬軍教閱廂軍及真定府北
寨勁勇環州下蕃落未排定指揮並爲禁軍 佛泥國

遣使入貢佛泥不入貢者九百餘年矣

兩紀並附年末明年十二月二

日使人乃歸舊紀既於此年末書佛泥入貢明年年末又書蓋重出也新紀已削去